

抗戰歷史縫補工 康振賢

民間拾遺補不足

伴隨着一本本自己寫作的專著出版，民間作家康振賢對抗戰歷史的關注也越來越細緻。抗戰是一個非常宏大的歷史，自己作為民間知識分子所進行的口述歷史、老兵訪問以及戰史寫作，從某種意義上也凝結了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懷和願望。他說，參加過抗戰的老兵已經風燭殘年，記錄下他們當年的崢嶸歲月，是文人的責任，也是留給下一代的寶貴資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透過對參戰老兵的訪問，也透過對口述歷史的細緻整理，迄今為止，康振賢已經出版了《國民革命軍第102師抗戰紀實》、《國民革命軍第82師抗戰紀實》、《國民革命軍第140師抗戰紀實》三本軍隊戰史以及個人傳記《羅啟疆傳》；而《國民革命軍第103師抗戰紀實》已完稿交出版社。其他著作則擬在抗戰勝利七十五周年時全部完成。而抗戰的人物傳記則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計劃。他希望這套書出來，能成為以後史家對黔軍抗戰研究的重要參考。

聽老兵故事長大

康振賢一再強調，自己不是什麼史家，只是抗戰歷史的一個縫補工，把他所知的歷史碎片縫補成一個畫面，讓人更好地了解這段歷史。為何會以民間視角去記錄抗戰歷史？康振賢表示，這與自己的故鄉貴州有關。他生長於貴州獨山，這裡是當年日軍深入中國腹地最縱深的地方。因此，這裡的老百姓既有淪陷區的經歷，也有大後方的感受，因而每個家庭都有一本抗戰經。加之戰後這裡滯留老兵較多，這就使康振賢在成長的過程中是聽抗戰故事長大的。

在與這些老人的交往中，老人們教給了康振賢軍事知識，還教會了他一些才藝。從老一輩人的口中，康振賢了解到抗日戰爭的歷史縱向。由於長年的交往，經年累月的聽故事，使康振賢大腦一早就形成了抗戰畫面。只是當年限於各方面的條件，沒有把它寫成文字。為此，他想建一座紙上的紀念塔，讓更多人了解真正的家國情懷。因為他覺得，沒有繼往，何以開來？

立足宏觀 把握微觀

抗戰是非常宏觀的歷史，但是在康振賢的書中，有不少歷史的細節，在宏觀的歷史與微觀的細節之間，怎樣確保自己的寫作最大程度貼近真實的歷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康振賢對記者表示，抗戰的確是非常宏觀的歷史，但要了解它卻有不同的視角切入。他直言，以他個人之力，如想寫一部《中國抗

戰史》，明顯能力不夠，也沒有公信力，所以他不會去想。但如寫他熟悉的貴州家鄉的黔軍呢？他覺得這個切入點就很好，因為黔軍抗戰史本身就是個空白。然而，既是空白，就不可以憑空捏造，因為一張白紙可以畫最美最好的圖畫，所以這對他來說反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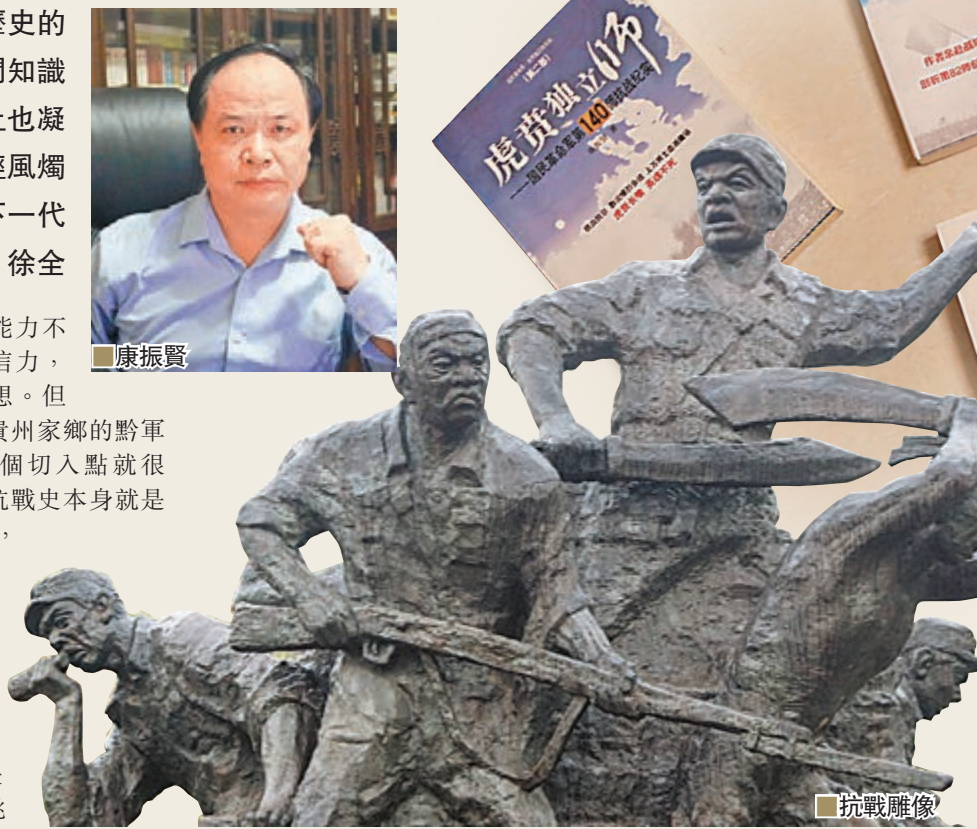
為此，為了寫好每一本書，康振賢說，他會以回憶錄、口述為基礎，加以檔案認證，實地考察後才下結論，當然也注意吸收一些別人的研究成果，避免走彎路。同時，親歷者的回憶錄也要注意甄別，有的是記憶模糊、有的是刻意誇大、有些會張冠李戴，所以考證非常重要。這就要求掌握材料必須夠多，惟有多在細節上才有互證；惟有互證，才更接近真實。為了記錄抗戰的歷史，康振賢竟跑了多少省市，他沒有做過統計，但他表示，自己訪問了數以百計的老兵，因為路還要走下去，所以這段旅程只有短號，沒有句號。

口述歷史應有更大作為

目前，中國內地有不少團體都在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對於與抗戰有關的口述歷史，康振賢認為，民間保存、記錄和傳承抗戰歷史，在拾遺補漏方面，既可以彌補正史的不足，也能與政府工作相互補充。民間最大優勢在於各種回憶錄的收集，以及口述歷



康振賢



抗戰雕像



康振賢寫作的抗戰史專著。



抗戰中，中國海軍以自沉艦艇方式阻止日軍前進。

位於湖南的140師紀念碑。



莫言

艱苦童年成靈感之泉

新華社電 「文學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裡面做到了。」莫言日前接受傳媒專訪，講述生活點滴對他文學創作的啟迪，暢談他無盡想像背後的冷靜思考。近日，莫言在智利駐華大使館授權智利方將自己的代表作品之一《生死疲勞》改編成話劇，並在拉美地區演出。談及《生死疲勞》的創作過程，莫言稱最要感謝的還是童年那段艱苦的歲月。

「童年時的我極其孤獨，在荒蕪的灘灘中只能與動物為伴。我渴望與天上的鳥、地上的蟲交流，看着漫無邊際的藍天會浮現出無數個故事，當我成為一個作家後，我就把這一切都寫進小說。」莫言說。

莫言這樣描繪童年生活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面漏雨，牆壁和房色被多年的炊煙熏得漆黑……刻骨銘心的飢餓感和輟學回家的孤獨感卻成就了這位文壇大師超凡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培養了他對自然的情有獨鍾。莫言說：「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無拘無束地想像，但本質上卻逃脫不了過去和現實的束縛。」在莫言看來，想像力就是一個作家的靈魂。在《生死疲勞》中，他透過充滿想像力的動物視角，為讀者講述了一個被冤殺的地主經歷「六道輪迴」變成驢、牛、豬等牲畜的故事。「故事有些荒誕，但其中情節我是早就構思好的。想到用『六道輪迴』這個佛教概念來佈局整篇小說後，我就一氣呵成寫完了《生死疲勞》這部作品。」

對於莫言，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予的評價是：「他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出一個出發點。」

「我早年在農村時就讀過聶魯達和略薩的詩歌和小說，初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時整個人完全被顛覆了，我的一些作品中也帶有馬爾克斯的痕跡。」莫言並不否認魔幻現實主義對他的影響。莫言仍然記得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馬爾克斯熱」，對許多中國人而言，《百年孤獨》就像是一座文學高峰，每當新的譯本問世後又會掀起一股熱潮。然而，莫言拒絕成為第二個「馬爾克斯」。「高密是我的故鄉，童年的經歷是我獨有的，中國社會形



莫言

形色色的現象也都是獨一無二的。我不想成為某個作家的翻版，既想寫普世的價值，又想寫出屬於中國獨有的特色。」他說。

早年，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後電視劇版《紅高粱》問世。如今，莫言另一代表作《生死疲勞》也將被改編成話劇。對此，莫言認為更加多元的藝術形式有助於提升文學作品的傳播，但他本人的每次授權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希望改編後的作品依然能帶給讀者思考。

在智利駐華大使館的授權儀式上，莫言說：「中國和智利地理距離非常遙遠，但心靈距離很近。這都要歸功於像聶魯達這樣的文學大師，通過他們的筆，我可以真實感受到拉丁美洲的風情和每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作為唯一的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如今成為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張名片。談到對外文化交流時，莫言始終堅信文化藝術沒有優劣之分，不同的歷史和社會造就不同的風土人情，從事文化創作的人要向生活學習，向歷史文化傳統學習，向國外的文化學習。最後，莫言不改往日的幽默，笑稱智利口感好、價格實惠的葡萄酒已經征服了自己的味蕾，收穫好劇本的同時，此行最大的收穫就是獲贈了兩瓶智利葡萄酒。

中國「關中社火」走進史丹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中國關中社火」藝術文化講座日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舉行，現場展示的200多幅精美震撼的關中社火攝影作品，以及中國當代著名攝影家孫晉強的演講，贏得現場眾多美國留學生的陣陣掌聲。一位美國學生表示，關中社火令人着迷，他和他的同學都願意成為兩國人文交流的友好使者。

據介紹，就在此前的5月24日，「記錄瑰寶，傳承文明——中國關中社火」攝影展在聯合國總部舉行。聯合國世界人民理事會舍瑞爾主席表示，關中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是中國歷史文化最豐富的地區。今天，中國優秀的攝影家孫晉強先生，把又一個藝術瑰寶「中國關中社火」帶到了聯合國，這是聯合國的榮幸，世界各國人民將在這裡感受到傳承千年的中國民俗文化發出的燦爛光輝。

在當天史丹福大學舉行的文化藝術講座上，孫晉強從「關中」在中國的地理位置講到「關中」的名稱由來，從中華民族重要發祥地講到「關中」是開闢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起點，從「關中」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故鄉講到卡特、里根和克林頓等多位美國前總統來「關中」訪問，從「張騫出使西域」講到「唐僧去西天取經」的故事。同時，他還系統講解了中國關中社火的產生、發展、

興盛與現狀，從介紹中國非遺文化講到中國民俗精品，從社火的臉譜傳承到化妝扮相，從各種巡遊表演到攝影家的文化責任，引起現場一陣陣掌聲。在孫晉強生動徐緩的介紹演講與對應大屏幕同步播放作品中，全場師生感受到的是關中社火的大美，一個個歷史故事娓娓道來，一段段故事引人入勝。這些社火作品讓大家看到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綻放出的璀璨花朵，也把中國人民面向世界的開放姿態演繹得淋漓盡致。史丹福大學的羅伯特海耳生教授表示，他相信通過此次演講，將有更多的美國青年認識關中，了解社火藝術，有助於加深中美兩國人民相互了解、推進文化交流。



孫晉強為史丹福大學的師生們簽名留念。

好去處：

「樂·在路上」攝影展 細味山野景致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即日起至8月31日，舉辦「擊掌·正能量」青年系列：袁斯樂 KELVIN YUEN「樂·在路上」攝影展。於攝影展中，觀眾除了可看到2015國家地理攝影大賽青年組冠軍得主Kelvin鏡頭下美麗的山野景致外，更能透過他追夢的歷程，擊發正能量，重新得力去追尋屬於自己的夢想。Kelvin更將會於8月20日出席Giveme5攝影分享會，向大眾展示香港的自然美，分享攝影力量如何令他愛上大自然，堅持理想，在光與影的世界裡捕捉美麗的山野海岸，與大家一起進入追夢的世界。

文：Kat

